联合国 S/PV.8295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二九五次会议

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涅边贾先生	（俄罗斯联邦）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因乔斯特·霍尔丹先生
	中国	李永胜先生
	科特迪瓦	达赫先生
	赤道几内亚	Esono Mbengono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哈萨克斯坦	特梅诺夫先生
	科威特	艾哈迈德先生
	荷兰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
	秘鲁	谦也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瑞典	斯科格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西蒙诺夫先生

议程项目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18-19945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主席（以俄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018/628，其中载有秘鲁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安理会准备就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在就将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无

弃权：

俄罗斯联邦

主席（以俄语发言）：决议草案获得14票赞成、零票反对、1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2422（2018）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天野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借此机会指出，若要使人们能诉诸司法，打击暴行罪有罪不罚现象，遏阻潜在的犯罪分子，并最终维护人权，促进可持续性和平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实行国际刑法。

我要强调安全理事会继续一致支持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重要性，因为该机制被赋予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在发生暴行罪的国家推动和解的任务授权。能否履行这一授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能否履行其责任，就执行判决进行合作，实施逮捕令，并在余留机制请求帮助时作出回应。在这方面，安理会可以而且必须发挥担保人的作用。

作为国际法庭工作组主席，秘鲁谨感谢各代表团在促成通过第2422（2018）号决议的磋商期间提供帮助，并建设性地参与其中。该决议反映了对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工作的第二次审查得出的结论，延长了该机制的任务期限，并任命其检察官。我们也感谢法律事务厅和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对我们持续提供支持。在已任命的余留机制高级官员履行肩负的重任之际，我们对他们表示支持，并致以良好的祝愿。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以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身份发言。

一如我们在对关于这一问题的第2422（2018）号决议的表决中所做的那样，我国代表团在对第2269（2016）号决议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在表决第2422（2018）号决议时，我们就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官员再次获得任命表示严重关切（见S/PV.7636），该法庭臭名昭著，令人遗憾。今天我们对这些人事决定感到担忧是有道理的。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最近的两年工作周期即将结束，其表现远远谈不上完美。余留机制的司法实践及其内部管理和人事政策都存在问题。我国代表团已在安全理事会6月6日的会议上就这些问题发表了看法（见S/PV.8278），我们现在不再重复。

但是，我谨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个与被告生命权以及及时向其提供适当医疗帮助有关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再敦促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对拉特科•姆拉迪奇所需的治疗作一番认真的调查，并在此种

治疗超出了监狱医生能力的情况下，暂时将他释放，以便在我们的全面担保下到俄罗斯接受治疗。遗憾的是，法庭不允许被告律师接受这一提议，而且塞尔维亚的保证也遭拒绝。余留机制于6月8日驳回了关于临时释放姆拉迪奇将军的最新申请。

当我们审议姆拉迪奇案的材料——在余留机制的网站上可以公开察阅该案的资料——之时，出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信息。根据余留机制书记官长关于独立医疗专家一份报告所编写的文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姆拉迪奇先生害怕联合国拘留所的医生，并且不愿意遵循他们提出的治疗程序。与此同时，在姆拉迪奇看监狱医生时，不顾被告的愿意，不允许其律师在场。他们捏造的借口是医学道德。如果像律师所证明的那样，余留机制医务处将姆拉迪奇先生的部分心电图藏在贴纸之下，实际上篡改了他的数据，那么我们讨论的是哪一种基于医生和病人之间信任的医学道德？但即便是行政部门无法掩盖的医疗信息也使得辩方得出结论，在过去三个月中，被告人的健康状况大大恶化。他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联合国拘留所主管部门正在尽其所能保护自己并为其失职开脱。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法官得到的关于被告健康状况的信息是否同样遭到了篡改。

姆拉迪奇先生的律师与联合国拘留所就其健康问题进行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好几个月。上诉分庭和庭长一再拒绝辩方的每一次申请。事情非常离谱，以至于提出了申请，要求取消一位法官的资格，原因是这位法官有偏见。有鉴于此，我要请问机制的领导人是否意识到这种可耻的局面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现在恢复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我请塞尔维亚代表发言。

伊万诺维奇女士（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使我今天有机会以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名义在安理会发言。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塞尔维亚履行了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合作的所有义务。塞尔维亚已一再证明其致力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国继续致力于起诉战争罪，无论犯下严重危害人类罪的罪犯是什么国籍。

我今天到此与会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们感到关切的是一些被指控者或定罪者的健康状况。具体而言，我要借此机会提请安理会注意拉特科•姆拉迪奇先生一案中医疗服务不足的问题。我们感到必须这样做，因为尽管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作出保证，但余留机制仍然拒绝暂时释放姆拉迪奇先生，让其接受治疗的请求。正如我们的司法部长在6月6日安全理事会会议（见S/PV.8278）上指出的那样，经过数月的拖延，监狱医生最终为姆拉迪奇先生提出了一个与更早些时候由塞尔维亚医生提出的完全相同的治疗方法。

姆拉迪奇先生的家人及其辩护小组成员多次正式提出请求，要求获得关于其健康的相关信息，这些请求均遭拒绝。他们似乎碰到了一堵沉默、虚假指称和不合作的高墙。去年10月，塞尔维亚的一个医疗小组根据拘留规则第31条，申请到狱中探访姆拉迪奇，经过一个月的拖延之后，这项申请遭拒绝，他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甚至没有暗示可以在另一个时间探访。

我们的关切并非没有根据。我要提醒安理会，有12名塞尔维亚人要么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受审期间死亡，要么是服刑期间在狱中死亡。很难相信有那么多的人会死于海牙法庭的不同监狱，或者在疾病晚期获得的临时释放期间死亡，根据官方的解释，他们得到了良好的治疗。人权是普遍的，我们认为提供适当的医疗保健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

最后我要指出，塞尔维亚与余留机制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与该机制的合作未受到任何阻碍。

上午10时15分散会。